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史记（三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汉武帝分地削藩

汉武帝刘彻刚即位时，前朝吴楚七国之乱就在眼前，他不能不担心周边诸侯的强盛对中央朝廷的威胁。所以，朝中大臣鉴于吴楚七国作乱的教训，大都为屈死的晁错翻案。认为他提出的削藩之策是正确的，要求对连城数十、地大势强的诸侯国应予压制削弱。不少大臣还在行动中实践这一主张，积极揭发披露诸侯国王的过错、罪行，奏请武帝给以严惩。

然而，这些大臣的主张招致了诸侯的强烈反感。建元三年（前138），代王登、长沙王发、中山王胜、济川王明入京朝拜武帝，武帝摆酒设宴招待他们。君臣边听音乐边饮酒，气氛比较融洽，然而中山王刘胜却忽然哭了起来。武帝摸不着边际，问他缘故，他便说道：“为臣听说社中即使有鼯鼠，也不用水灌它；屋里纵然有耗子，也不用烟熏它。怎么能这样呢？就是因为它们寄身的地点所使然。为臣虽然薄才，却得蒙封赏；虽然位卑，却得为东藩；在皇亲中又幸列为帝兄。但今天，群臣与宗室毫不沾亲带故，权位又都轻如鸿毛，但他们却呼朋引类，共倡谬说，使宗室受到排挤，骨肉遭致离散。这种情形同尹吉甫之子伯奇逃亡在外、殷纣王之叔比干横遭杀戮是一样的啊！《诗经》所谓‘我心中忧伤，似被捣筑一样；不眠长叹，使我变得



衰老；心中的痛苦，好似患了头痛病一般’，就像在说为臣。”

原先，诸侯们都认为：自己是宗室的骨肉至亲，先帝之所以封给他们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城邑，使他们成犬牙交错之势，为的是使宗室坚如磐石；如今他们本无过失，却受到臣子的侵袭、侮辱，有司故意吹毛求疵，鞭笞他们的臣属，让这些臣属出面伪证他们有罪。中山王刘胜便有这种遭遇，所以才有了上述的一番哭诉。

汉武帝对藩国虽然不甚放心，只是想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，对执行苛责藩国削弱诸侯的政策并不怎么坚决，这次听了中山王的陈情，便决定对诸侯厚加礼遇，命令有司不要多过问诸侯之事，借此来表示自己亲其所亲的皇恩。

后来，当中大夫主父偃再次提出削弱诸侯时，武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策略。主父偃认为：“古时候诸侯的封地不过百里，他们的势力很容易控制。如今的诸侯有的占有数十个城邑，土地面积有一千平方里。他们觉得太平时，就骄奢放纵，很容易做出淫乱之事；他们感到危急时，就凭借险地强兵，狼狈为奸，反抗京师。如今要是按照法律分割削减他们的封地，就会酿成叛乱，前朝的晁错就是例子。现在的诸侯有的子弟以十来计数，除了嫡子继承王位外，别的虽然也是亲生子女，却得不到一尺半寸的封地。这样的话，仁孝之道就难以全面贯彻。愿陛下命令诸侯，准许他们推广皇恩给



自己的子弟，拿出土地封子弟为侯。这些子弟得地为侯，自然为欲望满足而高兴，并且感戴圣上的洪恩。这样，陛下既做到了施恩布德，而实际上分割的又是诸侯的国土。不必削减他们的封地，却同样收到了削弱他们势力的效果。”汉武帝琢磨了这个建议后，觉得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好办法，可以使“汉有厚恩，而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”。于是，准备采用主父偃的计谋，命令诸侯按自己的意愿裂地分封子弟，但是要由中央朝廷定制封号，并且让这些新侯另属于汉郡。元朔二年（前127），“藩国始分，而子弟毕侯矣”。

（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等）

汉景帝平乱

汉高祖刘邦打下江山后，分封刘姓子弟为王，希望他们成为天子的屏藩。然而，新封的各国诸侯经过多少年惨淡经营，势力日渐强大起来，有些侯王便不再怎么恪守臣礼，有的甚至对天子宝座产生了觊觎之心。

汉高祖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刘濞(bì)曾经跟随高祖平定淮南王英布的叛乱，因而被封为吴王。吴国地方广阔，统辖三郡五十三城；辖内物产丰富，鄣郡铜山蕴藏的铜，沿海地带出产



的盐都很有名。刘濞便招聚天下亡命之徒，暗中偷偷地搞起铸钱制盐的勾当，这种隐瞒不报的行业不必交纳赋税，因而吴国的财政非常富足。

汉文帝时，吴国太子刘贤入朝，得以侍奉皇太子饮酒博奕。刘贤为人骄横强悍，博奕时态度不恭，居然和皇太子争执起来。皇太子提起棋盘击打刘贤，失手把他打死。汉文帝命人把刘贤的遗体送回吴国安葬，吴王刘濞生气地说道：“天下同姓一家，死在长安葬在长安就是，何必送回来下葬！”接着又把遗体送回去葬在了长安。此后，刘濞日益不守藩臣的礼节，以有病为借口不去京师入朝。文帝知道他因刘贤事心怀芥蒂，称病不朝，常常责问吴国的人京使节。刘濞害怕文帝杀他，开始积极策划谋反。文帝也怕把他逼上梁山，便赏赐他倚几和手杖，恩准他年老不朝。刘濞这才放缓了谋反的步子。可是他在吴国内仍奉行施恩于民，收买人心的政策：因其地盛产铜、盐，故免去了百姓的赋税；对于自己出钱戍守的兵卒，给以相当于他应出的份额的金钱；每年还时常慰问有才能的人士，到他们的故里颁行恩赏；对其他郡国逃过来的罪犯，一律收容并加以保护。如此四十余年，民众都愿意接受驱使。

太子家令晁错看到吴国势力日渐强大，几次上书文帝，劝说削弱藩国的势力，都未被采纳，而吴国日益横行无忌。汉景



帝即位后，晁错升任御史大夫，他又劝谏景帝道：“当年高祖刚定天下时，兄弟不多，儿子弱小，大封刘姓子弟，所以才封庶子悼惠王为齐王，下辖七十余城，封庶弟元王为楚王，辖四十余城，封其兄之子刘濞为吴王，辖五十余城。仅封此三人，就割去了天下的一半。现在的吴王以前因太子事怀恨在心，装病不朝，依法应予诛杀，但文帝不忍惩治，恩赐给他倚几和手仗。皇恩如此浩荡，他本应该改过自新。没想到他居然愈发傲慢骄横，到山中铸钱，煮海水为盐，引诱收容天下逃犯，图谋不轨。而今是削弱他，他也反，不削弱他他也反。如削弱他，他就反得快，祸患也就小些；如不削弱他，他就反得慢，但危害也就更大。”景帝采纳了他的主张，找了些借口，削除了楚王的东海郡、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、赵王的河间郡以及胶西王的六个县。

吴王刘濞怕景帝不断削除他的封地，就联合楚王戊、赵王遂、胶西王卬、济南王辟光、菑川王贤、胶东王雄渠，以清君侧为名，发兵反叛。景帝听说七国造反的消息后，派遣太尉条侯周亚夫率领三十六位将军，发兵攻打吴、楚，派遣曲周侯郾寄领兵攻伐赵国，派遣将军栾布攻打齐地叛军，又派大将军窦婴屯后荥阳，监视齐、赵。

曾经当过吴国相国的袁盎与晁错关系极其恶劣，二人未曾在同一个房间里说过话。晁错想趁七国作乱之机，逮捕袁盎，



丞史以为不妥，晁错一时没有作出决断。有人密告了袁盎，袁盎惊恐不安，连夜去见老朋友窦婴，通过他面谒了景帝，劝景帝道：“听说吴、楚互相写信道：‘高祖分封子弟为王，给他们应有的土地，如今贼臣晁错却擅自迁过诸侯，削夺他们的土地。’所以他们才以造反为名，发兵西向，共诛晁错，恢复原有的封地才肯罢休。如今之计，可只斩晁错一人，再派使臣赦免吴楚七国，恢复削夺的土地。这样的话，则兵不血刃而使双方罢兵。”景帝沉默了半天，终于做出了牺牲晁错的决定。过了十几天，景帝派中尉去召见晁错，中尉把晁错骗上车，拉到东市。结果晁错穿着朝服，在东市被砍掉了脑袋。

但是，清君侧不过是吴王刘濞的借口而已，杀死晁错并没有使吴楚七国罢兵，正如刘濞对前去劝说他罢兵的袁盎所说的：“我已经成了东帝，还要跪拜谁？”于是他继续指挥军队，加紧攻打梁国。景帝设法以兵戎相见，让大将军窦婴、太尉周亚夫领兵反击七国。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，七国败北，七个国王被杀的被杀，自尽的自尽。晁错奉行的尊主卑臣、强于弱枝的策略在他死后取得了成功。

在此之后，谒者仆射邓先对景帝说道：“晁错担心诸侯强大，难以驾驭，所以请陛下削夺诸侯的地盘，借以提高天子的地位，这是有利于千秋万代的计策。然而计策刚刚开始实行，晁错却突然被处以极刑。这种做法在朝内堵塞了忠臣的嘴巴，在朝外则替诸



侯报了仇，下臣以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啊。”景帝听后，沉默良久，然后才说：“您说得对，我对此事也感到悔恨。”

(《史记·孝景本纪》等)

吕后专权亲政

汉惠帝七年(前188)八月，二十三岁的惠帝驾崩。发丧时，吕后哭而无泪。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疆只有十五岁，当时任侍中，他对丞相说道：“太后只有惠帝这一个儿子，如今他驾崩了，太后哭而不痛，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”丞相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张辟疆解释道：“惠帝的儿子都未成年，太后惧怕你们这些大臣。您现在不妨提议拜太后的亲侄子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为将，让他们统领南军北军。等到诸吕都进入宫中任职，太后才会安下心来，你们这些人也就免于祸患了。”丞相按计行事，吕后果然心中高兴起来，她再哭惠帝时就流下了悲痛的泪水。吕氏专权从此开始了。

吕后听政后，打算立诸吕为王。她向右丞相王陵征询意见时，王陵说道：“当年高祖宰白马为盟时曾说：‘非刘姓而称王的，天下人可群起而攻之。’如今封吕氏为王，是违反前约的。”吕后见王陵反对心中不悦，她又询问左丞相陈平、绛侯周勃，周勃等则答道：“高祖平定天下后，封刘姓子弟为王；如今



太后听政，封兄弟及吕姓子弟为王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”吕后听了很高兴。不久，她想废掉右丞相王陵，借口任命王陵为少帝的太傅，剥夺了他丞相的权力，王陵一气之下告病还乡。吕后又让左丞相陈平出任右丞相，让辟阳侯审食其出任左丞相。审食其不理政事，专管宫中，就像郎中令一样。因此，他颇受吕后宠幸，常借吕后的权势行事，公卿办事都得求他。吕后调整了领导班子后，就追封自己的已故长兄吕泽为悼武王，以开封诸吕为王的先例。

少帝元年（前 187）四月，吕后实施了封诸吕为王的第一步——封诸吕为侯。为表明公平，她先封非吕姓的人，如封汉高祖时的功臣郎中令冯无择为博城侯，封齐悼惠王的儿子刘章为朱虚侯，封齐相齐寿为平定侯，封少府阳成延为梧侯。可是，她才封侄吕种为沛侯、甥吕平为扶柳侯，加上以前封的郾侯吕台、交侯吕产、建成侯吕释之，诸吕中已有五侄。

第一步迈出后，封吕姓王的第二步也就并非难事。吕后沿袭前法，先立刘姓子弟为王，如淮阳王刘强、常山王刘不疑等。与前番不同的是，吕后先把封吕姓王的意思暗示给大臣，再让大臣作为建议奏请自己。大臣们心领神会，马上请封郾侯吕台为吕王，吕后体察下情，自然恩准，吕王吕台便成了吕后本家的第一位王爷。此外，又封吕禄为胡陵侯。少帝四年，又封吕嫪为临光侯、吕他为俞侯、吕更始为赘其侯、吕忿为吕



城侯。少帝七年二月，吕后让吕王吕产（吕台弟，袭吕王号）另作梁王，留在京师作少帝的太傅，另封其子平昌侯吕太为吕王。这一年的秋天，太傅吕产等进言吕后，说武信侯（即胡陵侯）吕禄在列侯中功高位显，当封赵王，吕后降旨照准。九月，燕王刘建死去，刘建的美人生有一子，吕后怕他继承王位，派人把他杀掉，然后宣称刘建没有后嗣，燕国自然废除。翌年十月，吕后立东平侯吕通为燕王，封吕通弟吕庄为东平侯。连同后来封的祝兹侯吕荣，吕后听政期间，先后在本家一门中策封了四王十三侯。经过吕后这样一番惨淡经营，诸吕权倾朝野，使汉高祖刘邦“以布衣提三尺剑”打下的江山面临了易姓的严重挑战。

《史记·吕太后本纪》

晋平公斩草除根

晋平公六年（前 552），晋国的权臣六卿中的栾氏与范氏之间发生了矛盾。栾逞的母亲叔祁本是范宣子的女儿，栾逞与范宣子的儿子范鞅是表兄弟。可是范鞅因为他曾为栾逞的父亲栾桓子所逼逃亡在外，因而怨恨栾氏，他虽与栾逞同为晋国大夫，两人却互不相让拔刀相见。栾桓子死后，守寡的叔祁



与栾氏的家臣私通，栾逞对有这样一位母亲大伤脑筋。叔祁怕儿子杀她，便恶人先告状，对父亲范宣子说栾逞企图利用栾、范两家的矛盾作乱。把持朝政的范宣子见栾逞招揽了很多士人，心中唯恐他夺权，就把他驱逐出晋国。栾氏的党羽乘机造反，晋平公也就同意范宣子把乱党杀死的杀死，赶跑的赶跑。

事后，晋平公忧心忡忡地对大夫阳毕说道：“我国自穆侯即位以来的两百五十年间，内乱不息，人心不满，灾难纷纷而降。逃到国外的那些人恐怕会带着敌寇卷土重来，祸患也许会降临到我的头上，怎么办才好呢？”阳毕答道：“动乱之根尚在。枝叶越繁茂，根子就越牢固，所以动乱无法休止。现在如果利用粗柄利斧，削掉枝叶，挖出根子，那就可望安定一些了。”晋平公令阳毕考虑一下从何处着手。

阳毕献计道：“下臣以为关键在于教化，要教化臣民就得树立权威，树立权威则看您本身如何行事。您不如选择世代有功于国的贤臣的后代，委以重任；再挑出为满足私欲而危害国家的佞臣的后代，给以惩处。这样，您就会建立权威，惠及后世。臣民畏惧您的权威，感怀您的恩德，没有人不追随您。臣民追随您，则人心都可以教而化之了。人心受到教化，就知道爱什么恨什么，就没有人希望出现动乱了。栾氏在晋国长期以来为非作歹而貌似忠良，栾书其实就是危害宗室的元凶，



他弑厉公为的是扩大他家族的势力。如果灭掉栾氏，臣民就会惧怕您的权威。如果起用瑕嘉、原轸、韩万、毕万的后人，给以褒赏，予以要职，臣民就会感戴您的恩德。您让臣民当怕就怕，当爱就爱，国家也就会因此而得到安定了。您治理得国泰民安，那谁还爱制造乱子？”

晋平公认为非常有理，但因为栾书曾拥立他父亲悼公即位，栾逞又未曾危害国家，所以对诛灭栾氏有些下不了手。阳毕便又劝他目光放得远一些，不能因私恩迁就栾氏，而且建议他在驱逐栾逞及其党羽后，观察他的表现；如果他怙恶不悛，就诛灭栾氏，如果他不敢远逃，再加以勉励。晋平公于是采纳了阳毕的意见，决定向栾氏开刀，并且号令国人道：“自文公以来，有功于先君而其子孙现今没有官职者，我将一律予以擢用，给以赏赐。”

栾逞先跑到了楚国，后来又投奔了齐国。晋平公八年（前550），栾逞被齐庄公偷偷送回晋国的曲沃，于是，他率领甲士公开进攻绛都。范氏保护平公躲进坚固的宫殿，击退了栾氏。栾氏兵败退回曲沃，结果阖门被杀。而晋平公直到去世，国中再未发生内乱。

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等）



郑庄公对母欲擒故纵

郑庄公是郑武公的儿子。武公十年娶了申侯之女武姜，武姜生太子寤生时，难产，痛苦不绝，所以武姜不喜欢他，给他起了名字叫“寤生(悟生)”。这位太子寤生就是后来的庄公。武姜还生了个儿子叔段，生他时很顺利，所以武姜视之为掌上明珠。她曾几次请求武公立叔段为太子，大概武公担心废长立幼会惹出麻烦，就一直拒绝采纳妇人之见。但是就是这样，在他死后围绕郑国的君位还是演出了母子相逼、兄弟相煎的悲剧。

武公病卒，太子寤生继承了王位。武姜不甘心小儿子向长子俯首称臣，但庄公业已即位，短期内也无可奈何，她便采取了帮助小儿子叔段养精蓄锐的策略。于是，她以母后的资格要求庄公把制封给叔段作采邑。制邑形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庄公便以其地不祥、“虢叔死焉”为借口拒绝了武姜的要求。武姜转而要求封京，庄公便答应了。

京邑城墙宽大超过了三百方丈，土地面积也超过了郑国都城。根据郑国先王规定的制度，这种都邑不应该封给臣子，庄公心里明知这一点，却没有驳回武姜的要求，大概其意正在于让武姜、叔段的行为激起民愤。果然，大夫祭仲公开反对把京邑封给叔段，庄公则满腹委屈似的解释道：“武姜想要，我又



有什么办法呢。”意思是说母后武姜要我这样封他，我怎敢违抗母后的旨意。祭仲便劝说道：“武姜的欲望怎么会有满足之时？不如早点儿拿主意，别让其势蔓延开来。蔓延开来就无法收拾，蔓草都难以除尽，何况君王您的宠弟？”庄公怎能不懂此理，他是想在骨肉操戈之际把全部罪过一股脑儿地全加在武姜、叔段身上，以便既翦除生母手足的势力，又不损害他“孝敬”母亲“友于”兄弟的形象。因而，庄公回答祭仲道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后来叔段又命令京邑两北两边的城邑也要归他管辖。大夫公子吕忍无可忍，在庄公面前发泄道：“一国不能由二主共管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拱手让给叔段，那我就去侍奉他；如果不让，那就让我收拾他，不能让民心生变。”庄公仍然从容地回答：“不必这样，他会自食其果的。”不久，叔段又公然把西北共管的二邑完全收归为自己的封邑，而且扩展到廩延。公子吕见此情形，催促庄公道：“这回该动手了，再让他得寸进尺，民心将归向他了！”庄公仍然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他为人不义不亲，发展下去将自取灭亡。”

叔段扩大了地盘后，修固城池，招集人众，秣马厉兵，准备进攻郑国都城。武姜届时从都城里接应他。庄公得知了他们预备突袭的日期后，才对群臣说道：“动手吧！”公子吕受命率领二百乘兵车攻伐京邑，京邑人闻讯都拒不服从叔段的调遣，



叔段没法只得仓皇逃向鄆；庄公的军队又穷追猛打至鄆，叔段见大势已去，便逃到了共国。武姜也被庄公安置到城颍，庄公还在她面前恨恨地发誓道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意思说，不到九泉之下，咱们母子就休想见面。

武姜、叔段的垮台，好像使郑国的臣民认同了庄公的论断：他们是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，是自作自受，罪有应得。郑庄公的忍让大度，似乎也给臣民造成了他如此“仁义孝悌”的印象。殊不知这正是他的老谋深算之处：欲取先予，欲擒故纵，正所谓“不见兔子不撒鹰”也。更何况，既消除了骨肉覬觐权位的威胁，又树立了一道仁义孝悌的牌坊，一箭双雕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当然，郑庄公在他母亲面前发的毒誓未免予人以不孝的口实，好在此人巧于修补回旋之术，不过那是题外之话了。

（《史记·郑世家》等）

汉高祖赦季布

楚人季布，轻财仗义，侠胆刚肠，在荆楚名声很大。还有个楚人曹丘生，是个能言善辩的说客。他多次周旋于权贵显要之间，以博取金钱的赏赐。他曾经为权贵赵同等人效劳，与窦长君关系很好。季布鄙弃曹丘生的人品，写信给窦长君，劝



道：“听说曹丘生并非忠厚之辈，你不要和他往来。”曹丘生敬慕季布的名声，想和他结交，便请窦长君写信居间介绍。窦长君劝阻道：“季将军不喜欢你，你最好别去。”曹丘生不听，非要他写封介绍信。他没法只好写了封信。曹丘生动身之前，先叫人把这封信送给季布，季布读后勃然大怒，满脸愠色地等着曹丘生到来。曹丘生登门后，就对季布一揖到地，然后说：“楚国有句俗谚说：‘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得季布一诺。’您在梁楚之间何以得到这么高的声誉？何况我是楚人，您也是楚人，我到处宣扬您，您才名满天下。我这样做，对您不是恩深义重吗？您为什么要拒我于千里之外呢？”季布听后大为高兴，把他请入上房，以贵客相待，留他住了几个月，并送他许多礼物。季布的声名之所以更加远扬，就是曹丘生为他张扬的结果。

然而，当初季布却险些被汉高祖捉住杀掉。他一开始在项羽手下为将，曾率领军队几次把刘邦逼得走投无路，刘邦对他恨之入骨。项羽兵败之后，汉高祖刘邦便悬赏千金，捉拿季布，并声言如有谁窝藏他，要灭他的三族。季布东逃西躲，最后藏在濮阳一个姓周的家中。周氏对他说道：“汉朝捉拿将军，形势急迫，马上就要搜查到我家。将军如愿听我之言，我就斗胆献上一计；如不听，我情愿先行自杀。”季布答应听他的。周氏便让他剃掉头发，带上颈箍，穿上粗布衣服，然后藏在丧车中，与几十个家僮一起把他送到鲁国，卖给了朱家。朱



家心知他是季布，买下后让他到田里干活，又嘱咐儿子道：“田中的活计全凭他作主，吃饭时要和他同桌进餐。”他自己则轻车快马赶到洛阳，求见汝阴侯滕公。滕公留他住在家中，喝了几天酒，席间他向滕公问道：“季布犯了什么大罪，陛下这么急于抓他？”滕公道：“季布曾助项羽多次围困陛下，陛下恼恨他，因此非要抓到他。”朱家又道：“您看季布怎么样呢？”滕公答道：“是个人才。”朱家乘机劝他为季布说情：“人臣各为其主，季布为项羽效力，不过是尽他的职责。当过项羽下属的，难道可以斩尽杀绝吗？如今陛下刚得天下，却偏偏因为个人的恩怨追捕一个人，这在天下人面前显得何等小肚鸡肠啊！况且，季布这样的人才，如此苦苦追逼下去，那他不是北投胡人就是南奔越地。忌恨壮士而导致资助敌国，这不正是造成伍子胥掘楚平王墓而鞭尸的原因吗？您何不把这些道理找个机会奏明陛下呢？”汝阴侯滕公知道朱家颇有侠义心肠，估计季布藏在他家里，便答应便中为季布说项。过了不久，滕公果然按朱家的口径在汉高祖面前说了番好话，汉高祖觉得很有道理，便下令赦免季布。此时，在朝诸公也都纷纷称赞季布能伸能屈，化刚为柔。于是汉高祖传令召见季布，任命他为郎中。

《史记·季布列传》